

服誠著
部一述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908
5



文庫 11
A1908
5

行刺月二十第年四卅百五千二元紀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目錄

築地電信局

商會社

附

兜坊為換座

蕃物店

京鴉家一名雇人請宿

妾宅

新溫泉場

附

新繁昌記五編目錄

深川仲街

新市街

附

歸商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目錄終

柳田泉文庫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

築地電信局

電信之於世界也。可謂開化之驛路。而文明之飛脚也。有新事奇談於歐米。則不出數日。而上於垂細。垂人之耳。真是霹靂未響。電光掣空。火光潑起。持地射人。無雖惰夫懶婦。終世酣睡。而不知世界之大事者。况有不聞有事。變於國內之痴耳乎。夫電氣之有速力也。一分時間。七周世界。故施電信之妙機。則一時

新繁昌記 第五編

間可能傳一萬言於千里非固人脚所能及雖高鼻
先生之羽翼亦可避三舍也溯自今日回顧鐵倉時
代則其迂遠不異見奔猪製符箭者有急變異事則
役數脚雲奴咿哩喧整如群蟻搬糧物昇一肩輿而
奔走於東西勞汗雨流晝夜兼行世謂之早追而為
飛報之最神速者然其里程在百里內外則以雲奴
赤脚為楮木不出旬日則不能達東京有事於西郵
則其事既闕而後漸聞於東郵其遲緩如懶牛馱巨
石逾險山彼與是則雲泥万里以此一機足驚拘泥
於舊習矇睡者之愚眼視之方機可能歸化一新美

風也自蕃客來航於橫港來百事百物傳便利之妙
機遂至通電信於四海雖隔万里波濤如一棟牙房
坐而聞倫動府之新談卧而知華盛頓合衆國之殊
事是皆數日即通談話不異觀面如漢土火災則其
烟焰未滅早已可通我國計亦妙矣日本國內則半
時間可報全國朝有事於長崎則夕聞於東京何又
勞人脚與馬蹄凡電信之有益於世最為多焉政廳
先變動之未起預知遐域之事情商賈及郵船之未
發既問海外之物價其他至瑣細裨益不遑枚舉是
所以於萬國交際不可無電信之設也我國始架電

新編青言 卷二

線於東京與橫濱之間以築地為其心軸現今則交
 通於官省遂蔓延於國內至本街一折而懸七線建
 分局於數所日本橋兩國橋淺草赤羽
 設是所生於交際間之便利而可知先哲以四海為
 兄弟者所以決非空言也聞輓近通大電線於英米
 之間閱數十年之星霜費巨百方之財力而全卒其
 功其海路一千零八十里而直徑有七百八十餘里
 云不亦大功乎歐洲大都則皆架無數電線於府內
 恰如蜘蛛網無所不通至如旅館通電信於演戲場預
 約談觀場之設備云我國亦有許以自費通電線之

命他日東京亦必如歐洲都府縱橫架電線於闔都
 不獨戲場花街柳巷亦設電線與情人晤夫隔數里
 而話春里之烟花至為與嗅隔壁之麴香而飯一搯
 之儉約談話若長則既有郵便在可投一書於其箱
 近頃又有稱二階馬車者運轉於新橋與淺草之間
 一車而載三十名一日而六回往來車極美麗馬極
 駿足其值十錢半途下則緋五錢也為最有便方今
 囊中煖者則脚不踏地而奔走於全郡余輩亦雖遇
 隆世猶秃脚頭而徒行從車夫之後未嘗免貧靡之
 追擊實不可感通之愚生也余將就博識先生問懸

電信於糧途之方或恐雖恭西大醫療愚無藥則亦無治貧良法到底無機閱物而終於貧愚間而已寧藏愚狀而可秘也或亦因電線間於海外

電信機之方法有數種如東京則建電信局於築地橫濱亦建其局從鐵道而百步立杆彼此以鍊線相通而局各設一電氣機令隨電氣書字之法也書曠皆用國字因其字數而異其值請報告者亦以國字記其旨趣省御坐候得等冗字要其短文各處電局皆然國內則吹數烟間有共應答謂之文明之飛脚不亦宜乎電信者米人撒美呀爾摸爾七氏之所發

明也洋曆千八百三十七年始設於華盛頓府距除僅三十七年而至全世界無所不通開化之進亦可推也既自英吉利通佛蘭西自佛蘭西通伊太利自伊太利通印度地方相次通支那香港自香港通我長崎自長崎遂達東京又自東京欲通箱館故自英京傳信於我東京僅四日間而可達是由經各地電局為甚速矣若直徑通一線則一日間而可能談話也不亦神速乎聞弗蘭希林氏嘗雷鳴時放一紙鳶知電與雷同物而造避雷針由之則雷神猶可能製百物無以人智不可為者以團扇能出風伯以

新編長語 卷五

噴水器，降雨師，思雲霧亦有製之法。或人曰：往古有
仙人於漢土，或吐火焰，或吸流霞，或有出馬於瓢中
者，噴雲霧者亦不鮮矣。其為仙也，口吞英佛，臂壓漢
土，頭如栗苞，姿似異人，手不離蝙蝠傘，胸必懸時辰
器，問事物則無不知者，無不解者，至其虛實未可盡
信。以頭微鏡視其肚裏，則空空，腸之外不見
一物，蓋才氣之蒸發於外膚故也。此仙亦有因電信
得僥倖者，實功未顯於履行進步之中，浮名早鳴於
柳橋芳原之間，常棲虛富之雲，而甚厭正路之風，即
謂之以不義製浮雲之仙。余曰：奇哉！仙乎！蓋有之，閑

化之世，我未見之也。生曰：仙術元如浮雲，假令雖有
之，不能以肉眼見。余說亦如雲，非有所據，子欲握其
雲，必有過怒雷。談話未畢，乍有異於天上者，霹靂啟
々，電光晃々，二人吃愕，蒙紗，掩耳目，曰：籍口，必勿
復言，想說則影乍來。
一夕，乘風月，逍遙于街頭，適有閑小茶竈，于電線杆
之下者，余借榻，小憩。其樓有客，絃妓侍席，笑語之聲
了々，上月巡酒數行，鳴絃鏗錚，客歌曰：
倩馬車，歇倩倩，氣船，章臺花信自何便，春宵猶是不
堪待，願繫電絲，容易傳。

妓應其聲歌曰

一片玻璃萬緒思，抱君真影獨眠時。相逢相見難

交語，花上願懸電信絲。

少妓忽止，揆曰：妹聞電信者，傳信息於遠國之器械

或疑用於交際之間，道具欤？既入新哇之中，皆道

電信々々。妹每侍帶書生風之客，無不曾聞電信論

阿姉不記乎？疇昔一六之客一人曰：電信既絕而大

悲歎，一人曰：既得電信而有喜色，觀其容裝，外套與

浴衣之外，渾身無一物不見有鍍線，所通電信，船自

西洋云，或因妖教之魔法，度其鍍線者欤？妹思被阿

姉眷戀為有情人者，即電信之通也。被阿姉嫌厭為

鼻汁郎者，即電信之絕也。官亦斷髮頭，願恐亦電信

之客，請教其因緣于妹。大妓肚裏錯愕，自後拽其袂

道：胡說休言，是非兒輩所知。客笑曰：電信報急事之

機關，世人或有以諂諛買祿者，謂此輩以得其便宜

為電信乎？予則某侯族，何有某事故，不知其餘旨也。

遂執妓手，道：若有通電線於人身之術，願與這手通

一電線，日夜相語，敢問名策於卿。妓頗有才氣，挾揆

於絃間，進坐獻盃，曰：名公大族，則無所觸嫌，忌吐妄

臆說，敢供一玩。公幸怒之，妾聞新繁昌記，有通電信

於妾儕者余聞此言錯愕流汗妾始大疑之西人有故後熟視
 世情事物皆有電信此說妾聞人身亦有電氣西人有故
 發於言行也商人有運舌呼客之電線才子有鬻業
 買官之電線學者有著書釣名之電線僧侶有說法
 貧賤之電線凡天地間無電線不通者在妾籍以三
 絃為電線然非妾輩醜面之所能為容道美而下醜
 字之口可憎妓道請聞之若嬋妍佳人閱海棠之紅
 唇唱一曲出楓葉之纖手抱三絃々歌清曉媚笑嬌
 然則如何忽激容五臟六腑雖英雄豪傑魂飛肉消
 石車万端從意所欲西洋沙之電信者一線而傳一

株言妾儕之電信者三線而寄三種情其電氣之神
 速惱殺男兒於一曲下烹亭船宿則妾電信局也箱
 奴喜助則妾電線杆也如新吉原最有電線仲街有
 四十八戶之茶店編笠茶店羅列于堤下不知其數
 是皆娼婦之電信局也電線杆有幫間藝者娼婦編
 兒梳櫛了鬟等妾思電信元在日本久矣近頃從異
 人公之說換傳與電之字爾字音雖異所傳之旨趣
 則同是妾也說而決非議論即妓兒之戲說也公幸
 怒之容大驚曰卓才哉卿言乎予殿下之所未嘗聞
 予凝疑氷解宜哉名妓之流行速于因電線而傳命

新學書話 第五編

請自今與卿繫電線于春游之間。余聞其說自樓下通電線于樓上。將告其客。妓籍之電信可恐。此等才妓若有因電氣放火光。忽燒爛倉庫田宅。公之家祿亦恐為灰燼。公速不如建避妓針于臍下之凸處。

商會社附兜坊為拱坐

成辰以降販賣內外之百貨。而通商之盛。河未曾聞也。下坊也。山手也。本所乎深川乎。開新市街。架新橋。梁表裏。建牙房。縱橫通捷路。公侯之舊邸。皆陳列貨物。雖彈丸地。不見空荒者。何也。士族減其祿。而商戶倍其數之故也。買者日減。而賣者月倍。何也。產物隨

繁殖。製品隨精巧之故也。通商之車轉而愈運。生產之源。汲而愈溢。是以其通商之盛也。通商繁昌。元雖因貿易之故。然非官解束縛。人得自由。其繁昌安能得如茲乎。方今都人從事於商業者。十中居八九。有數年而創立大家者。有數月而被屠身代者。實商戶興廢之秋也。決非果報人寐而待僥倖之秋也。磨鷹隼之利爪。而施孫吳之詭道。運謀於算盤上。決勝於異域外。雖轉蹶亦不可空起。如無遺物。拾馬矢以可投於菜畝。故典舖小廝。無枕算盤。偷睡於燈背之惰夫。酒肆丁稚。無擲空樽呵手於雪中之懶夫。是非

新編 卷五 第五編

敢不睡。又非敢不寒。唯因有後世欲起一家之奮發
心。忘睡與寒也。在此隆世。豈有空時。待時至之愚
夫乎。近頃設會議所於府下。而專議商事。生產之輸
出。物價之高低。土木之算量。道路之修繕等。皆其所
管也。雖通商。然感自設。不私龍斷之法。因之商社之
盛。亦所未曾聞也。海有海漕會社。陸有陸運會社。有
郵便會社。有馬車會社。至產物與製品。亦皆有會社。
大小會社。無慮數百。不可算數。其中以第一國立銀
行為最大社。駿賀坊有三井組。田所坊有小野組。其
他島田組。在於鎧橋。蓬萊社。在於蓬萊橋。是當今之

會議所

豪社也。皆建巨大商館。積巨萬資金。而專通為換之
便。實以之可為商社之四傑也。既遍出支店於內國。
又將及外國。意亦盛哉。噫。亦盛哉。

第一銀行。在於海運橋之東岸。兜坊之北隅。經營之
壯闊。建築之美麗。不可得言。取雛形於泰西。而闕龍
宮於陸地。石門鑲牆之結構。冠近世新築。木廈枕溝
渠。起基礎五層。大樓突兀巍峨。屹立於大都之中央。
真立凡十二丈。一層高於一層。一楹聳於一楹。望則
如小阿房。近則似大伽藍。石壁坦於板壁。鍍柱滑於
木柱。銅瓦鱗次。聖粉粧飾。銅黑於黑奴。面聖白於白

新編 卷五

人膚每一層架彫欄彩華映射只恨妃嬪不懸紅袖
窓戶皆掩玻璃水光滴瀝願令天女撐繡幕至屋頭
為三尖々頭各建長杆左右則貫金箭指方角中心
則揭白旗為標牌恰有一片金旗飄飄於蒼空如指
揮闔都之商賈乃是開化之技葉繁茂而東京之金
花爛熳矣

銀行者專開通商之路而謀搬運之便且保護富家
倍從貨財之社也甲省齎金匣於千里之勞無懼撈
兒網之憂乙免失金庫於一火之難有得債主株之
利少年亦無被娼妓剝奪之憂直夫亦無被奸商欺

騙之憂雖老媪臍蓄錢必可托之亦無被愛兒鼠食
之憂社亦以千金為萬金之融通互謀利共生益可
謂商間之商也館內分局各有其課有掌帳合者有
掌計算者有貨幣司有證印司或主印紙或主證券
也似小政廳彈算盤聲多於露商炒豌豆飄記簿影
多於某舖燒片餅金錢出入多於妓局冷客楮幣大
小多於工場鈔屑金銀圓幣亦多於圍碁會之石此
社小廝視楮幣如屑紙視圓貨如瓦礫至其社長視
為土芥款不然小廝以非我有不敢顧之為社長者
閱一錢之損益不敢忽之嚴設規則公示損益不見

新編 雜錄

有寸虛。是子母錢家之本旨也。近來子母錢家之繁
 昌最盛矣。有日償金。有月償金。或有稱鴉金者。今夕
 所貸。期明朝之鳴鴉。令償之。如誤一刻。倍其子錢之
 約也。恰如借地獄金。不亦苛酷乎。借之者之生計。如
 逾鈞山脚。一蹶身乍斃。起之金也。斃之亦金。甲借一
 圓。綴於積鼻禪。乙借千金。償一介。編笠甲則可憐。乙
 則可惡。然皆不出情與懶之間。在開化世。皆無用人
 欲醫無用人之貧病。以西河原之石。為貨幣。猶不足
 救到底。療治貧病。不如鞭打惰夫。勸其力食。勞者多
 則貧者必減。故以銀行盛衰。可量全國貧富。余以銀

行為貧富。押權不亦可乎。有餘財者。須托此社。今世
 金銀變紙。御脚化羽。藏之於匣。止其飛行。有蠹魚食
 之之憂。曾聞蟠虫。蝕匣娘。蠹魚食貨幣。一新以來之
 新聞。古之富家。埋貨幣於窖中。或有藏於糠味罈。桶
 底者。今猶然。則全指幣皆腐敗。貨幣腐敗。亦一新之
 新聞。
 二箇擔商。下魚籃於鎧橋。在兜畔。拭汗小憩。熊者
 顧ハ。道請看為換。坐之建築。常見常驚。不亦悶
 大乎。終於五層。大樓者。一生終於九尺二間。亦一生
 可蓄唯財也。而已。地獄之斷獄。歸於財。極樂之安樂。

新纂醫譜 卷五

因於財畢竟金為難之世情也。一新以來百物皆換，
 百事皆改，何亦不一平貧富銀行也。為換也，網獲天
 下之通用金，令一錢不落，余輩手叱矣，可惡。縱火燒
 亡，亦可八道，縱令得一時富，不出三日，必復舊裸，出
 所嗜之飲酒，難禁，所耽之花牌，難止。有時被絃歌，
 招有夜，被夜引娼，誘同，握百金，先人擲却，典己，積鼻
 禪及婦，襪裙一平貧富，亦無寸益於汝社。小可惡，以
 既托万金於會社，又欲得万金之心，勞力則不亦樂
 乎。熊八額道，汝勿吐愚言，只見酒樽難入，醉興只見
 平願難為好事，况以未見之富，豈可飽於心乎。余不

見一圓札，兩入矣。出則遇債主之督責，入則聞家婦
 之不平。真無有生天。余輩雖常遇地獄，呵責富人，不
 曾顧，雖有百銀行，無一裨益。汝勿吐愚言，八道勞則
 無貧，惰則無富。汝欲不勞得富，如向大陽擲礫，決無
 可達之理。熊道，余為最勉，賂松魚於橫坊，貪欲翁，幾
 十返，枉駕，漸借日償錢，資錢僅八貫文。一日奔走，得
 若干錢，買米買塩，又償借錢，所餘不過一錢銅。夕以
 居酒一碗，慰終日之勞，脚為搦木，肩為草，畚難購一
 衣，身世如烟，不亦悶乎。八道汝勞力未至也。朝賣魚
 蝦，夕鬻他物，則十錢，有二十錢之利，積至一月，既看

若于利小可未嘗聞有以尋常之勞力致富者汝午
 到演史場假寐夜上混堂樓轉輾通計一日所勞不
 過二三時間汝勿輕寸陰汝勉汝勞立談未畢一狗
 疾來啣松魚去熊錯愕執天秤追擊道叱矣畜生々
 々々々一狗又掠一尾去那畜生這畜生畜生々々
 振棒狼狽於中路八笑道空說胡亂乃輕光陰故遇
 天譴汝看余籃既賣盡空虛也汝被黠狗技臂毛亦
 恐被撈兒奪畢九汝愚汝情直擔魚籃去今之世也
 實不可油斷實不可怠惰看即蜂蜂國音螫熊八個
 蕃物店

蕃船之來於橫濱猶未久焉然舶來物之行與蕃商
 長鬚爭其多蕃物店之盛與石炭薰烟競其稠八百
 八街無不賣處有織物舖有雜具肆有沽酒有賣靴
 一街之中鬻蕃物者十居六七是亦新繁昌之一大
 源因也舶來之多如此流行之速如此者何也蕃物
 之為物貴品則極貴粗品則極粗富者以其貴購貧
 者因其粗買故也上自豪族下至車夫無身不着一
 蕃物者無口不吐一洋語者請看當今之大才子室
 積煉石席敷耀瑜亮有攪子卧有寢床身著羅紗足
 穿草靴頭蒙凸帽指貫金環口則啣卷烟草喉則灑

新繁昌記 第五編

大麥酒、臙底亦印橫文、腸中既貯洋風、渾躰無一部
不蕃物、非舶來品者、唯皮肉與毛髮焉、爾若有以紅
草、漆、黑髮之方、真為開化完璧人、蕃物店之繁昌、可
知也、阿娘、緋禪、多、唐縮緬、番頭、縞衣、無倭木綿、白窄
袖、為輓夫常服、黑兵船、作老媪、正帶、洗膏滑、而阿三
磨、三年垢、金巾、蕪、而變助、換七年、禪、玻璃燈、起而行
燈、睡、燐火、奴、開、而、燧、具、閃、紅、紫、粉、舶、早、漆、家、出、銅、錫
字、渡、活、版、社、興、織、用、機、器、孺、莫、大、小、結、穿、釦、子、紐、有、
屈、伸、雪、馱、肆、變、閱、革、靴、肆、造、弓、師、化、學、木、靴、師、菓、舖、
之、倍、因、砂、糖、饒、物、商、之、開、歸、蒸、麵、行、百、貨、百、物、無、不、

薰陶蕃臭者、如諸州名產之織物、亦不挾舶來絲者
鮮矣、謂之為班織物、狀蕃宴之流行、人亦有班種兒
箇、是謂舶來之植民種、
蕃物店中、以雜貨肆最為盛矣、正面匾、油繪額、美人
凝粧、而必露半身、天井懸硝子彈、行人映影、而莫寫
全躰、葡萄、名酒、瀝々、蜜、馮、玻璃、盃、碟、皎々、雪堆、金器
銀具、黃白相照、彫珠、鏤玉、丹青、互輝、恰一傾歐羅巴
寶庫、來賣物、元非日本產、來客自、有異人風、窄袖、伸
間、挾洋語、論物質之由來、斷髮連中、出石盤、算品價
之幾何、購金鏤、少年、擇而取其小、
指大如小環何可知外妾

新編
卷五
編

十四

調文買香水，懶僧嗅而拔其新，無頭髮如果是愛娼，
 無心一片飛影，忽飄為翼衣，來曰：有好蝙蝠傘耶？伴
 磕頭曰：有，殊有新船，以十六骨為上等，又有十二
 骨，改機名絹帛緻密，柄軸堅牢，極美矣，極佳矣。客曰：價
 如何？曰：上則五圓，中在四圓內外，客驚曰：汝勿言，預
 價雖十六年，少蝙蝠，亦高價乎？伴請聽，余說蝙蝠
 者，夜中物，振翼於白晝，近來之事也。譬如娼妓，然矣。
 今為芳原之名妓，元是柳原之夜娼，元價可得，而能
 知宜減半價，可矣。伴呈笑曰：官勿吐戲言，見者漸隱
 々者，漸起，則今世之常也。以農夫，昇為官吏，武士降

為牧者，可為其證。蝙蝠之畫飛，何足異焉？曰：伴公所
 說，亦有一理。世變物化，舊退新進，近頃有區鳥、戶鳥
 等之鳥，屢飛行於新聞紙上，庶民不蒙其羽翼，不能
 生活，避暑雨於蝙蝠翼底，委生活於戶鳥翅下，亦
 一新奇乎？小厮容嘴曰：戶鳥之出現，蝙蝠之畫飛等，
 不可以為奇，官之所服者，何為也？為之買蝙蝠，無乃
 一奇談乎？眾皆失笑。客挾蝙蝠於為翼間而去。
 一僮夫來，下臂於肆端，乍有人於前，容貌甚似我身，
 躡也似我，俯則彼亦俯，我仰則彼亦仰，我動彼亦
 動，我顧彼亦顧，如我眼見我，客生疑，曰：伴，或我魔

新編 第五卷

法欺人乎。何前人之擬似。余容伴亦疑曰。何有其事。賓主以外。又無他人。有誰欺官。客不聽曰。曾聞異人。舶不可思議物。來此家。恐齧切支丹宗物。耶。看又擬。余々怒。彼怒。余指彼指。是非。施魔法。豈能如茲乎。余將一走。誅之於縣廳。伴漸了解。曰。官請勿疑。似官者。乃官之真影。映大玻璃鏡也。客驚。熟視。則果有大鏡。於前面。客曰。由之視之。西洋亦神國歟。曰。泰西所謂。耶蘇教也。決非神教官。何以云爾。曰。我日本國。以天祖大神為始祖神。其神躰。則一箇鏡也。故國人尊鏡。久矣。然未曾聞有六尺大鏡。製此大鏡。非有數柱大。

神如何能為之。或又邪教之惑人者。故余將問之於說教場。不可思議。々々々々。

記者曰。曾聞此夫。誤認街頭新厠道。東京何觀音堂之多。然不見一養錢箱。是亦不可思議也。遙擲一錢。而拜。厠中有人。適中其頭。其人驚曰。擲錢者何人。夫合掌道。南無觀世音。受納奴一錢。故何有靈驗。靈佛果若靈。願授奴冥福。厠內時有放屁聲。夫三拜道。靈佛怒。諾。故南無觀世音。又擲一錢。而去。或信乎否。實有此事。則惑溺於佛。曰。聞託宣。皆如十放屁者耶。余亦將問之於說教場。

信仰崩壞如此

一知半解通客醉步履衝入肆頭曰薩克有耶薄
且柔者有耶偶少娘在肆前客顧娘頻問之娘曰薩
克則囊之謂狀客曰然々名娘頗解洋語多情亦可
想娘並出紙囊與財囊曰是狀彼狀是則價何圓箇
則幾十錢客微笑道娘君雖能解洋語未能解人情
囊則囊也然非此等囊君不知乎乃君愛子之戎衣
也君非實不知伴為不知也娘猶未解其事微頰乍
上眉間羞色早潮全面顧而問之於母々笑不答又
問於伴頭亦笑不答娘益有羞色小廝走出曰官之
所大欲可知而已不乃拉第薩克譯曰乃客打頭

曰汝小廝曾經驗耶不然不可得而能知汝嫩少年
何嗜好好事我未見好色如汝速者娘君不可油斷母
公須能注意伴衆亦勿忽獨語喋々遂購一袋而去
小廝冷笑道汝勿侮我汝愚自許不正也汝將用之
何地非花街柳巷必淨土之隣國也謂地決非可用
於双蝶偕老之間者汝終能喪全身雖用百防瘡袋
不可防妖狐之一騙術看其數狐追汝影去哩
甲生立肆隅眼一注美人扁額恍惚有遇活人之思
顧謂乙道泰西何繪事之妙巧容顏之嬋妍風姿之
窈窕蛾眉如笑雪膚如動實可謂參造化泣鬼神矣

真與寫真之藥液留影者彷彿乙道是摸寫真影者
則觀真乎其人也何足異甲道歐洲果有這佳人乎
曰一則格勒阿巴的拉也埃及一則以利沙伯也英
王余曾聞之於英文典甲道文典非歷史何有其事
曰余所讀者則古文今也則已矣伴朝道先生非誦
今之翻譯文耶或然果其然

京鴉家 一名雇人請宿

板面書男女雇人請宿六字揭之於檐端以為招牌
都俗呼之謂京鴉家一說慶庵蓋其濫觴曰出於俚
曲胡只日記中醫生未知孰信
稱其主翁曰親分稱其家婦曰婆耶所以有其京鴉

名者抑何也余未知其濫觴也於親分謾索鴉聲
者闕百家之門而糊嘴於人戶稠密之地或立屋頭
四顧糧途或入厨雷三嗅遺食其性狡猾非深山幽
谷之鳥也曉鴉聲則驚人失眠花街之游客聞其聲
而漸決歸心始起身離枕藉商店之丁稚聞其聲而
先濺朝溺頻摩眼闕肆戶工夫聞之擔道具而將出
裏店擔商聞之執天秤而已奔市場變助聞而汲水
竈婢聞而炊飯晚鴉聲則促人歸宿百夫聞之而皆
歸其家出入無不聞鴉聲者雖然與人戶多關係不
過僅容嘴與聲去京鴉家之闕傭夫亦然矣二六時

中容嘴於百家，勝手口而掌備夫之出入，不勞其力，謀其勝手，振唇戰舌，以口糊口，是亦非在人員輻輳，地不能營其業，觀其生涯亦甚與鴉兒同，共趣是即所以稱京鴉者也。於余又將問之主翁大概貪婪狡猾，主婆一般多器深欲，至其性亦與鴉不異，翁則長於切人，捧端掠人貨尾之術，凡入此門者皆稱謂子分親分，不子視之子，分父事之，必不欠年頭歲末之貢朝，婆則苟有利己之口，忽容口於其口，苟有益身之手，直下手於其手，婆亦不子視子分，々々母事之，如未老則姊事之，翁啣烟管坐室中央，容貌尊大而

下問子分之履歷，與其企望，子分屈其脚下，頌首再拜而謹言上親分之權，如小諸侯，子分之權不異，臣僕官解未詳，必杖長烟管立一膝於火桶爐頭，幾度挾嘴補其夫，闕典是亦似權臣補翼上君，維新以降所以興民自由權者，勸其力食也，然有雙手兩脚未能免人傭役者，元非人間簿中人也，不是懶惰生必放蕩者流，故到京鴉家者則皆有一種別格風，有炎天服敞襖袍而流汗來者，有寒朝着片袷衣而縮身入者，有頭髮扶疎而鼻口不完者，可知七年病癩，有顏色憔悴而言語不明者，果是三日不食，或有

新蔡昌記 第五編

懷手而頰，捫畢丸者，或有閑口而常滴涎汁者，或僻陬之僮夫，未脫鄙語而貯垢於渾軀，或兀介之嫗，郎全露愚面而宿風於雙髻，惰風可想，雖婦亦然。脚雖能曳鞋裳，手不能縫糠袋，口雖能噉煨薯臙，不能記國字，應喚雖速，臂重難起，從命雖直，心情難果。如此惰夫，如此懶婦，七髻八頭，輻輳其門，仕者雖情使者必敏，昨日所入仕，今日多見黜，出入多則親分有利，此門曾嫌才子智漢，甚愛愚夫痴郎，是恐不從親分命也。昔日呼荏戶城為一大塵坑，蓋六十余州人民蜂簇於此地，恰如一括賢愚尊卑來投於一坑之謂。

故今日余容嘴於京鴉家，謂之一小塵坑，讀者幸勿言汝亦塵坑中之尤物。親分之職與賣卜者同，其趣向相，其人指其方，即問一叟曰：汝仕士邸乎？仕商店乎？士邸則常勞於奔走，傍管菜畝，而最要尻輕，商店則專役於薪水，且管掃除而嚴禁朝睡，汝將孰仕？叟啜清酒曰：叟已老矣，兩不能堪，願半日寐而半日勞。親分曰：汝可為處寺之留守番嫩，少年進曰：小子元某家嫡男，曾以放蕩自戕，吾身頗觸親戚怒，不能公見父，花柳之夢變為凍餒之困，一身不知其所措，雖然，背不能負重任，手不

能握污物，冀無在室內，執其事之口乎。親分曰：汝可為花街樓丁也。樓丁有數等，點燈、擊柝，謂之管樓、掌枕、與籍，謂之管衾。或管履屐，或管盃盤，有不寐番有檢立番。汝此中執孰乎？曰：皆郎所曾諳，無一不能者。親分曰：汝自今日須改稱喜助。僮夫自後請曰：奴自非負擔耕種，無一可能者。仕眷肆乎？到車店乎？謹請親分之指令。曰：汝力適混堂，爨助。汝須換一犢鼻禪也。想必古物。曰：然矣。曾祖傳來之品也。換之。奴所不忍請。幸怒之。曰：汝入女湯，有磨白膚，自有生肌色。爨助之。白禪則天下之通裝也。汝安則為之。一少男，搨

右髻，曰：小可曾少學料理，願為割烹亭奴。親分戒曰：汝偷主婦眼，勿掠鯁，節與蠟燭，但掠以贈余，非所敢譏。時頑書生叩門來，曰：主人不在耶？親分留守耶？曰：在。々々書生突然上肆，曰：僕略知漢字，少讀橫艾。僕將就官途，親分為謀之。翁驚曰：余雖京鴉官之黜陟，非所敢管。君須問於士市場中電信局也。曰：僕懷大志，遙出鄉關，此行也。實非偶然事。然東京中無一知己。翁請想之。曰：君真有學才，亦有其行路。翁未知君力，故不能為也。曰：能諳論孟等，如英文典，則不讓他也。曰：學猶未矣。々々君不如暫耕於鄉里也。曰：常祿

雖減士則士也何故把鋤汝勿辱士汝甚失禮曰翁
非元知君々來謀於翁也翁亦何管君速可去生佛
然發怒而去翁撒塩曰噫空費半刻鯛雖膏敗猶有
其名膏儒與膏士膏物中之膏翁亦不可焚而喰將
投梓太狗乎翁未如之何也已矣

昔日公侯朝幕府也入自品川來自千住自新宿自
板橋士卒之群四時作山人馬之聲晝夜湧潮排列
埋路喝道啓行着府發駕出入如織一日之間不知
幾千是皆一年勤番也勤番多則傭夫隨多連昇大
履奴厮隸嬰助無慮數万曾京搗家之繁昌推而可

能知也維新以降公侯縮邸傭夫大減而京搗家不
減者何也一下手於居宅寄宿之周旋一容喙於權
妻外妾之媒妁故也方今都下賣家買宅之盛昨日
所居今日不知其亡也一起得幸怒張大戶雖紙
糊身代外貌則極富貴堂々裝威非親物赫赫非顯權
非顯權輝輝非顯權輝輝非顯權輝輝非顯權
時繁昌盛於庸醫玄関前一蹶夫幸忽減感燭月賜
之餘温全消而朝竈之薰烟漸寒寂々感手寥寥屈
脚妻妾闔於内而外無禦其侮者門前恰如鼫鼠絕
路不復見人影此家忽係國戶手或見投於新聞報

新繁昌記 第五編

告或見辱於骨董商口與妾探客同其恥態京鴉奔
走其間容口於八方苟有便我口則不曾顧人不便
陷於身代限而傾家者商業赴左社而賣庫者等亦
概嚼京鴉如有罹其跡穿者以剥本價之一分為通
規一舌而釣兩家千金而獲百金這口不亦妙口乎
至妾婦之媒妁一層盛於此有買妾者則婆倒臂而
狗走一瞬傳命於東西須臾而忽聚數處女有梅有
櫻有牡丹有海棠百花爛熳於一室內任客擇取因
花容與年絕各異其值上等則一月養金三十圓
圓以則概中等而二十乃至拾五圓至下等則不
屬故代他物

人情世態

出三圓。近來妾婦之流行與牛肉店競其繁昌苟不
嘗牛股與妾死者知謂不開化人故京鴉之活計約
成自妾口亦與娼院媒婆一般妾亦與妓同其醜態
或一女遇四男輪流課日常無空夜或謂月事無醜
名於新闢紙收臭跡於閻魔籍者此々有焉此女也
鑲甲鞞面不曾知恥鬻恥女而不知其恥元非可異
四男而甥一女豈無恥乎如下等則有妾環談家者
或有男就妾家者一身之出入多則一物之糴糶最
繁此防雖堅或有崩嗚呼深哉春之海嗚呼煖哉花
之夢人情世態畢竟如夢本妻之夢易老外妾之夢

新闢紙收臭跡於閻魔籍者此々有焉此女也

愈新夢乎又夢出夢入夢余亦夢中拈筆記夢中之事是亦繁昌之一夢也如妾可謂繁昌夢中大魔捕其魔而不可不記然余亦貧未知其夢不知則不能記一夜與孤枕謀而聊記偽夢於後人如欲知其真夢須問橫坊京鴉婆

妾宅

方今文學之行也專明女子之道稍有男女同權之說然而別品之流行未曾有盛於今日者也妻有正權妾有內外一男而能守一婦者甚鮮矣蓋一男之養數女則男權之壓女權也一女之遇四男則女權

之勝男權也合算此等之權以為男女同權耶未知女權之為何物到底可謂無女權也若真之女權行豈有容易浣身者乎人之買妾也輕於娶牝狗妾之鬻春也濫於合豚兒至其輕與濫之醜態則有不可得言者昔為女子願有家今為之願有主故其女兒之鼻目而絕辨了枕藉之事者爭入妾籍父母亦不使其女一日卧空房是解匣娘之束縛而許春駒之自由以為女風一新之開化者乎女亦有自由之權親則仰一女之聲光而生活女則嗅數男之臭味而衣食不啻不知其恥甚則有晒其恥以誇於人者凡為妾者

元出於貧買妾者曾出於獨今也或不然無飢寒之
憂者而好為妾有妻子之苦者而猶買妾今之妾多
出於貪婪與情慾之中者故養金有等級而外蕪亦
有大小都下外蕪之繁昌不但名公豪賈小吏舖丁
猶能養焉吾養也久矣吾不復夢見本妻
擇妾者到合山家則主婆怒飛春撒於四方須臾而
引數處子來花顏競愛春光相鬪梅則年未逾二七
翠袖包羞滿面潮紅暗香始動春信將通櫻則柔姿
婀娜舉動端正曉露洗花淡紅將滴思閱春未深也
牡丹則艷容富麗妖色灑落巧笑多言平氣吞容十

分嬌態獨欲專春也海棠則淑姿嬌容翠眉涼眼一
技帶雨晚粧如流立百花間將爭春寵或有鬢根柳
筓眉痕流藍嫁期既雖過餘花猶可醉者或有面粧
春容額生秋波楓葉飽霜殘紅將凋者或陋巷君子
花為父賣愛或幽房隱逸花為母鬻香四花五芳六
笑七媚花耶々々 拙花人賣花春耶々々 孕春人鬻
春花與花爭花春與春競春買花客買花迷春人迷
春買花乎花能語愛春乎春猶笑吉原之花雖美一
花而有常宿數鳥柳橋之春雖艷一柳以難專繫一
駒只那橫坊新道之外宅獨擁春於蘭燈暗影之閨

新蔡昌記 第五編

儘弄花於一剎千金之夜。痴蝶晝寢無人誅之。愚蜂
夜狂無他妨之花。煖於春。深於海。太平之澤可浴。
極樂之夢可結。澤則雖深。夢則易醒。為雲為雨。名公
鉅卿。傾家傾庫。番頭手代。官之所賜。主之所給。我不
私之。我受養彼。彼食我飽。我飢我斃。借老之契。未老
將絕。同穴之盟。未乾。易破。比翼之鳥。別而孤飛。連理
之枝。離而獨榮。運命若至此。人以為如何。有人戲曰。
當妾飛家傾之世。如何。本妻之不動。余亦戲曰。汝小
子妾。勿易妻。

衡而非行。商事學妓。風而非鬻。絃歌宅之美。如新柳
橋頭之小船。宿趣之閑。似墨陀水上之一別業。園有
小砌。竹疎松暗。花有盆卉。梅薰蘭秀。比翼屏間。閨煖
思深。船底枕下。波穩夢平。真是人間世界之小仙洞
也。一室之內。浦灑耀妍。博山常貯。烟膽瓶長。挿春壁
間。鈎下一雙。三絃壁下。安置一方。火爐。鉄瓶吹笙。銅
鍋湧潮。樓上別設。小長信宮。玻璃之窓。羅縠之席。言
酌言醉。言歌言舞。春宵甚短。晝寢最可。寤則聞春。畫
本倦則歌淨。瑠璃未嘗穿縫。針未嘗執。箕箒驕恣。懶
惰。理枕籍。塗脂粉之外。不為一事故。侈粧飾。唯其所

勉也。寐必有八丈寢衣，長一身半，行必有縮緬，半衣必長，其雙袂臂能掌一家之興廢，而媚笑辨全戶之衣食，優游以送光陰，於適意中寢常遲而起，亦必遲晚，鴉噪屋，豆腐屋過，旭日射窗，賣菜買來，深閨天漸明，玉枕夢始回，先呼金筒，紅唇吹烟，澹々縷々，嬌面乍迷，真是曉靄罩梅，疎影將埋，一欠一伸，晏々起身，雲鬢稍亂，髻根殆傾，恰是兩濕海棠，紅淚如滴，寢衣甚長，裙尾掃席，怕帶未解，結餘垂地，口啣楊枝，肩懸手巾，左手支額，出深閨來，知是宿醒未全醒也，尚見孤蓮抹紅，醉痕未消，牡丹含烟，嬌容猶嫩，阿三奉盥。

老媪奉嗽，已茶已飯，早已抱牝猫，假寐於爐頭，聞得門前晏々履音，請怒一聲，挾擲，來者女剃師阿清婆也。日廻妾宅，破戶而欲飽，昨宵之餘肉，性極狡猾，口頗囂囂，飽妬道隣之富貴，細諸娘儕之美醜，演戲評判，寄場工拙，喋々說盡實隣家，放屁論無遺焉。是即妾宅之一幫間也。遂使清婆梳翠髻，去點雲，盈把香露濡，搨理粧鏡面，雲亂雪凝，輝妍相照，形影鬪真，妾少仰曰：頃日之鬢，則髻根緊急，鬢甚上矣。請緩髻根，一階低鬢，婆曰：一新以來，鬢風亦變，添假髻，挾叢髮，不用一鬢形，且鳴田之大倍，十年以前之風，古愛

新蔡編
第...編

高髻今好低髻一頭髮而猶有高低之沿革他物變
 換亦可推知故本妻降權妻昇亦時勢之流行謂之
 無理者乃因循之隊長也娘公亦可逐那山神謂本
 削權字婆若得深白髮之方亦可能擒一下等官方
 今耕夫昇倒鉅卿等尋常一樣之細事從人髻者難
 獲大利甘附驥尾者鎌倉時代之舊弊也如不退人
 己不能進娘公思之婆亦做戶外時有一男商來婢
 出曰不許男子入妾門則當家之嚴制也子將有何
 用曰貸本賈喜十也携新花曆貳編來請奉之即擲
 數冊而去時恰全髮梳了醫己成矣妾執一小鏡與

前鏡合照曰誠佳矣好風可愛婆曰娘公所過二九
 若為半算許則必可添容色也媽安真可想速可運
 山的廢止之奇謀也妾執花曆曰妾身元非謂賤當
 戊辰之兵亂朝野紛擾父斃於上野兄死於東郵妾
 携慈萱彷徨於各處環帶欲死實數回也唯因慈萱
 在死亦不能果靜這思之恍有如夢妾幸以知絃歌
 一入歌妓籍邂逅遇官恩顧母子得再見天日今而
 思之先不死者妾之僥倖也妾身上真如這稗史然
 人間万事塞翁之馬妾若幸得結圓髻必設一大牢
 以饗婆宜待嘉期也顧呼婢道時既過二時好取一

浴早治晚粧婢整手中糠袋了則時器銚錚報三時

終日不為錫商鳴鏡呼阿玉來

蘭易浴來玉顏拭光瑠璃露薰白蓮滴香紅粉既施

靚粧始新起而更衣坐而正襟時已黄昏新月將昇

忽聽雨滴數点低々叩扉妾頌耳道是即大君陛下

之臨幸也妾牽袖迎婢秉燭邀相與擁一榻爐將謀

一酌執手累膝妾繼郎黏一杯互吸一齋同啄恰是

翡翠拾糧於晴沙鴛鴦合翼於暖波妾微含愁曰前

夕待君久矣君何不来也郎曰卿勿疑強遭游朋某

誘不得止而散步於近街歸路過夜一時故不能訪

也卿又勿疑妾埋腮於襟間曰君何吐無根說君樂

則妾亦樂憂則亦憂互不相避者所曾誓也妾故叩

肺肝竭之無一所秘君心猶春巒帶淡靄不曾露心

頭自如與妾有隔意然竊聞昨日君携尊姐手觀演

戲於金衫何等快樂君若思妾何不使妾侍盃酌君

與妾之間則赤繩誤結之惡緣也君既不顧妾々難

換他妾初若知令配在豈至眷戀如茲之深乎妾非

敢恨春寵薄又非敢恐尊姐嫉只憂為妾起大家之

風波妾身如蕩蘿纏松梢宜容易芟除何又用斧斤

刺我胸妾未到柳橋也既已決死幸免墮焰魔名簿

新編 卷五 三十一

而飽煖至今日者實君之殊恩也妾今死有何憾若有君貞松益繁而益綠雙鶴偕棲唱萬歲妾縱在黃泉下何幸過之妾私有所思君快盡三酌而可速去也暗淚一霑早已滴郎膝頭郎摩其背曰卿何起這隱憂郎既有所謀卿必勿憂先曰無配耦則全郎之誤也然非敢騙卿只恐生狂風於雙蝶之間故獨抑我苦胸不敢告真也其實出於郎多情郎心亦可想也共嘗顛風埋雪之苦難而梅朵始將孕春今而卿謀不良郎亦可共死也雖然郎少讀漢洋之文以得與國事郎而若踏桂川之舊轍不獨污吾名至流日

本國之廟堂用雜何世人之期未來空害生命者野蠻之惡習而開化之所笑也知此理何卿亦思之且本妻者如床上盆石畢竟屬衣飾物也無固不妨有亦無害山妻則親成之一子也父母之命不能拒而暫從其意耳爾如出於郎意豈抱如石地藏化物者受人愚視乎幸有那大鯊母在故鄉而催病之急報恐出將名歸寧放逐之昨到戲場者暗使一別益也去而後沈沈永夜共嘗鴨鍋之新味卿百勿憂妾故振淚先泣真則曰君何為其事妾期死者固為安尊姐也尊姐果去妾有何面目能到大家妾

身到底不免死。君幸憐妾死，請可止。尊姐之歸寧也。君何為其事。歔歔涕泣，伏即膝頭久矣。巧言令色，鮮矣實。郎曰：既已告之，故鄉今若止之，却生狐疑。卿暫可忍，郎更設兩全之策，請願取快醉，而一睡。妾揚眉道：君意誠然，肝可愛，談將畢，而情未盡。婢隔枕屏，了了聞之，以為何騙術之巧。婢鼻縱雖低，鬼女亦有十七春。好擒隣家嬾郎，可使築一小宅，常聞人好事，而為指隣花之思，空費一刻千金之春宵者，婢之愚也。有策々々，獨語悄悄，投足而去。

一女有四客，輪流課日。二來妾宅，二就談家一人而

一月之好過，不過六回，四六二十四日，而除那水日，則無一空日。尚有白晝燃燈於閻魔堂，或弄了女客而後，窈洩春於夜唱院者。淫窟之深，醜態之甚，不可名狀。妾飛外車，而迴談家客，照春簿而訪妾宅，動則有客，誤課日，痴蝶與愚蜂爭一花，狂顛驚四隣者，往々不少焉。一人直課而來，妾執其手，道曾為夫婦之誓，則天之所知也。然君不顧妾，若非仰君恩，顧何以能養兩親。君食言，不賜養金，遷延已跨二月。君性元非恪全，生秋風也。君心真然，訴之於官，仰公裁。君何薄情。妾心却紙。客傾囊底，出一圓余金，曰：郎非敢生

異心，不幸高法齟齬，正有若干損，故不能顧卿也。請以之支三日，郎更有必勝之高謀，事果成，必築新宅，以養卿。妾道君不破盟，妾亦何背？只憂父親憤君不顧，而欲使與君絕，怒氣未解，請今宵速去，明夕必來。能解，父怒而後快，酌三盃，恣逐一客，又迎一客，先呼老媪，命一鍋肉，與一婢，酒戀着寫真，軟語裝情，仰天亦道：願為夫婦，所命酒肉未到，又有剝啄之聲，妾傾耳，感額以為叱壞矣。那且的客來，妾設術道：酒肴甚遲，妾手能辦，君請待之。妾下樓迎客，道：曾約寄場行，猶未果。今夕幸有閑，請直相伴。妾道：生憎，慈萱不

在，請願期他夕，然則可止。謀一酌，已將上樓，妾扣其袖，道家翁深醉，怒氣發越，漸撫而所令就睡也。君請須更待其熟睡，有婦又叩扉，問曰：名娘某之家乎？竊聞良人與君親暱，良人以君之故，不顧家事，婦非敢嫉之，只憂一家之興廢，願欲與君結姊妹之盟，以聘君，請君許之。妾一驚，一疑，狼狽不知所為。一婦又潛檐下，視之，而以為是果我痴郎之睡婦也，宜一喝罵，以散宿怨。嫉妬之念，勢如燃髮，豎眦裂乍，變鬼女，突然蹴破障戶，來直搗妾，髻根大鳴罵曰：汝舩虫，稗史汝畜生，飽誑我夫，一婦三兒為汝將，飢痴郎今夕又

盜婦衣，出典其金一圓五十錢，亦必投遠，畜生痴耶
焉。在汝必匿，那壁樹合。汝與痴郎一口，嚙殺噫，怨噫
恨。一士客亦敦如，發怒曰：若惡婦亦能誑余，若既有
押客，又與余為夫婦之誓，飽撮余鼻，欲掠囊底，何愚
弄之甚也。乍振一拳，將撲妾鼻頭。妾必潰，先婦止其
手曰：請為婦免之，娘固雖有罪過，其騙者士之過也。
君若欲報其怨，恐鳴君汚名。君請忍之。一客又下樓，
曰：汝等獨譴妾者，何也。妾乃余命婦也。既有一誓書，
汝等恣弄之。寧謂姦夫可矣。余為妾欲報讎，汝其喰
之。固拳頭而將，抗士客一撲，一抑或泣，或怒，男顛女

倒。四人激鬪於樓下，忽有人於戶外大喝一聲，巡官
將叱咤入，妾驚匿於廁。一婦入壁櫥，一婦潛樓上，一
客傳樓欄下去，一客破背戶而逃。

新溫泉場

附深川

都下混堂之繁殖，比之於慶應以內，幾有三倍之差。
府內人口減其半，而混堂倍其數者，非因不能貯浴
桶，貧戶之多，必屬欲洗舊習垢者之多也。輒近又處
々有開溫泉場者，各以諸州有名之喧池名之。曰伊
豆，七湯曰有馬，溫泉曰何曰何，蓋汲其溫泉或湯花
來和之於湯中云。浴其溫泉，不有異尋常混堂之湯。

者是亦不過汲商法開化之流而一洗人耳目以欲
掠黃金之垢也而已方今以開於深川仲街者為巨
臂深川曾狹斜之地而妓院之熱鬧絃歌之喧噪一
時與芳原頡頏人之所知也距今六年前罹大火災
多少樓館盡屬灰燼當時官專欲正都下之弊風減
花街柳巷之數不許談地妓院之再築此地元芳原
遇火災者出借宅之地而有異他花街者故始終附
以借宅名官不計再築者亦以此故也於此妓院遷
他狹斜地繁華之大廓一朝而為草蕪之小原荒涼
寂莫不聞絃歌聲久焉偶俳優澤村氏欲開新戲場

而未成故開溫泉場以欲挽回仲街之衰勢也建築
之風如一妓樓接樓有數箇小茶店各店辦酒肴且
蓄絃妓亦不異花街之茶店此樓元可浴又可醉又
能可睡凡人間快樂無如浴醉睡三字一樓而鬻三
快者亦新繁昌中之一洗舊湯也
溫泉在舊妓院之跡甲 四名樓下乃舊樓面正東起基
礎茶店烹亭圍一混堂并列於三面中央開小園幅
員數畝以供浴客游步之地雜木杖疎眾草蔓蕪盤
桓足以消微倦全樓之建築雖不闊大室房佳麗亦
非小妓院之所及正面則脫衣梳髮之室也左有湯

槽築以香木掩玻璃戶。湯槽廣方十尺余。浴客無背
摩脚接之混雜。雖十名同浴。寬裕猶有餘地。如他混
堂。頭觸陰囊。尻上眉額。欲洗垢。流於垢。醜態不可言。
都下雖混堂多。專主香潔。儘得寬浴者。特此樓之所
獨也。客亦無如放尿唾於槽隅者。槽側之板地常清
潔也。區畫一堂。作兩湯槽。以別男女。隔以玻璃戶。爨
竈設於別室。而通筧於槽底。因以濺湯。趣向全擬
自然之噴池也。設客席於樓上。留浴則貸一室。不異
一旅店。浴價則每客收三錢。不敢限浴數。至一周間
則減其幾分。蓋屬湯槽之樓。則待專浴客也。接湯室

有一長樓。因廊與湯槽相通。樓上設二十箇餘客室。
亦與妓院閨房一般。相似。樓下則茶店烹亭也。各戶
雖有區畫。恰如一家。昇降共階。客室互用。每店無私
有室。使客投幣價。片有客迎之於樓上。而自樓下
送酒肴來。足不踏地。百事辦了。最謀游蕩者流之便。
也。故來客不歸於浴。而歸於醉。樓亦名溫泉。以欲釣
游客也。概言與一大船宿同。其趣客亦有其風。一室
內財主携兩妓來。軟語溫存。雜以戲謔。恰報蘭湯已
薰。一箇布袋被。兩天女手扶。徐徐下樓。到湯室。樓婢
早捧浴衣來。待於戶外。真有公侯之思。取一浴來。盃

盤亦來酒肉正沸絃歌亦湧墨陀飲昏之舞曲當八
五文之拇戰五舞六曲七拇八戰財主跌坐中央傾
幾大白嬌笑嬌媚圍繞助醉竟日之大宴財主鯨飲
昏醉如泥左手拘懸一妓肩右手摩觸一妓膝骨軟
魂消恍惚如夢又更張長夜之宴是不唯痴蝶罹妓
蜘蛛網全陷茶店之米櫃者也此樓常聽容流連連一
旬非敢所辭一種別樣之妙樓而春宵專游家之妙
窟也故擒絃妓者來此樓授處女者來此樓挑乳母
者來焉騙寡婦者來焉加之多少樓婢妖粧盛飾賣
媚呈笑一男客來則群婢圍席不解是亦可來而說

者也上此樓者一係愁腸之洗濯一係財囊之掃除
溫泉亦不啻浴一身兼可浴花情於春露此場也須
換浴一字稱春深川之慾浴與通場

新市街附歸商

一新以降都下事物日競新開月鬪繁華最著明者
市街之新開也曾闔都街數不過八百八街今算數
則有一千三百七十有三街五百六十五乃新開之
街也自有地稅之改正屬私有地者雖彈丸之地無
不課稅故公邸侯宅競開新街以為貸地邸地之大
者縱橫通新道一邸而有開數街者如愛宕下坊大

小族邨並列而不曾見一商戶者今皆為繁華之新街自芝切通至新橋通百貨肆店櫛比列軒不見族邨之趾新街中以愛宕下坊為渠魁有小川坊有神保坊如蠟壳坊濱坊則位都下之中央而為新繁華之最第一其他向山手尚有許多新街本所深川亦可以為多焉在舊幕府則公族邨舍裝武耀威不許商賈猥入邨內今則皆廢舊制專謀損益貸其居宅賃其牙房表門之番所為輓夫彼夫之居後宮之長局為木匠塙匠之宅假山刺水為割烹亭之庭妾閨廣間為寄留客之宿武器庫變典物庫演武場化演

伎場夜發蕎麥鳴鈴出自表門按摩坊主吹笛歸自裏門看樓被牛肉店領離亭被靚鏡肆掠厩無肥馬奴養乳牛庖有肥肉丁割巨雞待合茶店借會計役局未免曖昧之事診察醫者奪留守居宅常多留守之日勤番長屋為外妾宅無女絕時作事小屋為牧畜場非人住處猿樂臺之趾桑茶既茂煮茶寮之地茶疎正肥一邨之中無立錐之空地又連背坊新道從街曲折並建裏店邨主恰如地主之賃居龜縮於邨隅全一變舊族邨之景况如小華族尊姐親執其篇不過一僕一婢商業如此雖日月盛住新街者十

中八九屬新商人，乃歸商之徒也。商業本士族之所短，而市民之所長也。以短敵長，固非廟筭之善者也。故失資本金歸鄉里者，比比有之。是因有目途未全，立而直欲獲大利之蔽也。新街肆店昨日所聞，今日乍閉者，不鮮矣。爰寫一新商店，略示其意。余思新街之繁昌，未可謂真繁昌，非真繁昌而猶有此繁昌者，亦可謂繁昌都中之一新繁昌。

一商坐肆無事，可為閱新聞紙，讀近世史，算盤牒簿，被蜘蛛網縛，商業甚閑，假寐倚膝，欠伸肥腕，時号砲聲，忽驚耳來，遽然起捲額時器，螺旋呼婦，督促午飯，命

婢烹煮牛肉，坐飲卧食，肆前寂無來客，物品半埋塵埃。午後偶有一客來，曰：某品有耶？價如何？肆主頭甚高，難澹言甚，驕難唯貼坐不動，曰：有，然價甚不廉。君且那，有意宜購。客曰：汝伴頭勿言，豫價須減其幾分。汝伴頭勿欺人，肆主肚裏怫々，怒氣如燃，以為汝士也。我亦士也。我縱為商，何受汝侮。此心不六消忽發怒聲曰：余非強鬻子，若無意，不敢賣也。子宜問於他店。余店品決非為高價，子勿吐暴言。客笑曰：余固可到真商店，何借汝命欲去而道汝斷髮頭，顧倨傲尊大，思歸商未久也。十日所見，未脫頑士之暴風。

嗚呼危哉汝以這暴風能吹倒身代又一婦客來道請與返魂紙肆主徐々漸起與之客去擱價一錢道賣一錢價物總有一分利噫商業之困難總為一錢被婦人役噫商業之難堪不賣固歎偶賣亦歎婦在室內垂帶長裾粧真尊姐面而有事必呼阿三箸顛亦使阿三起之未曾自執事暇則講稗史倦則習絃歌常喰煨薯而不知身代日瘦尚顧婢嗚不平道三不聞耶新富坊之戲場大有觀客本邨謂曰之尊姐既一觀來何等樂事不亦羨乎我身在十年前則每演戲變換無未曾下觀時勢變化雖不得止為

武士妻而至憂米櫃有無不亦悲乎永在這苦界生命亦衰且賣却梯筭一到戲場夫傾耳感額曰我身上豈違顧戲場乎家祿奉還之資金既已食了半額々々空化物品假寐於肆未償十資之一若食這物又無可食者實如呼吸減不堪其憂余熟思將來到底商業非可能為今速不絕商念恐至飢渴婦曰佳矣妙矣盡鬻店物猶有若干金何必至飢妾固不欲商君請速賣却店物以其半價充官途資本可速出而仕也妾聞官在資本多寡不閑學問工拙君可能仕何難之有夫婦合議而賣店物盡此店忽閉無再

昭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夜也

閑期。然而因電信恃朋友日夜哀訴於權門竟失資
金於奔走中身衰力盡衣敝食乏悄悄再入新街而
潛一裏店夫挽車而士却載商賈婦提籃而身始買
味嘗素餐之夢全覺而漸知力食之味於此乎亦始
可知商之難也。但諺云艱難一可遇愛子必勸旅宜
哉言乎余於歸商人證之。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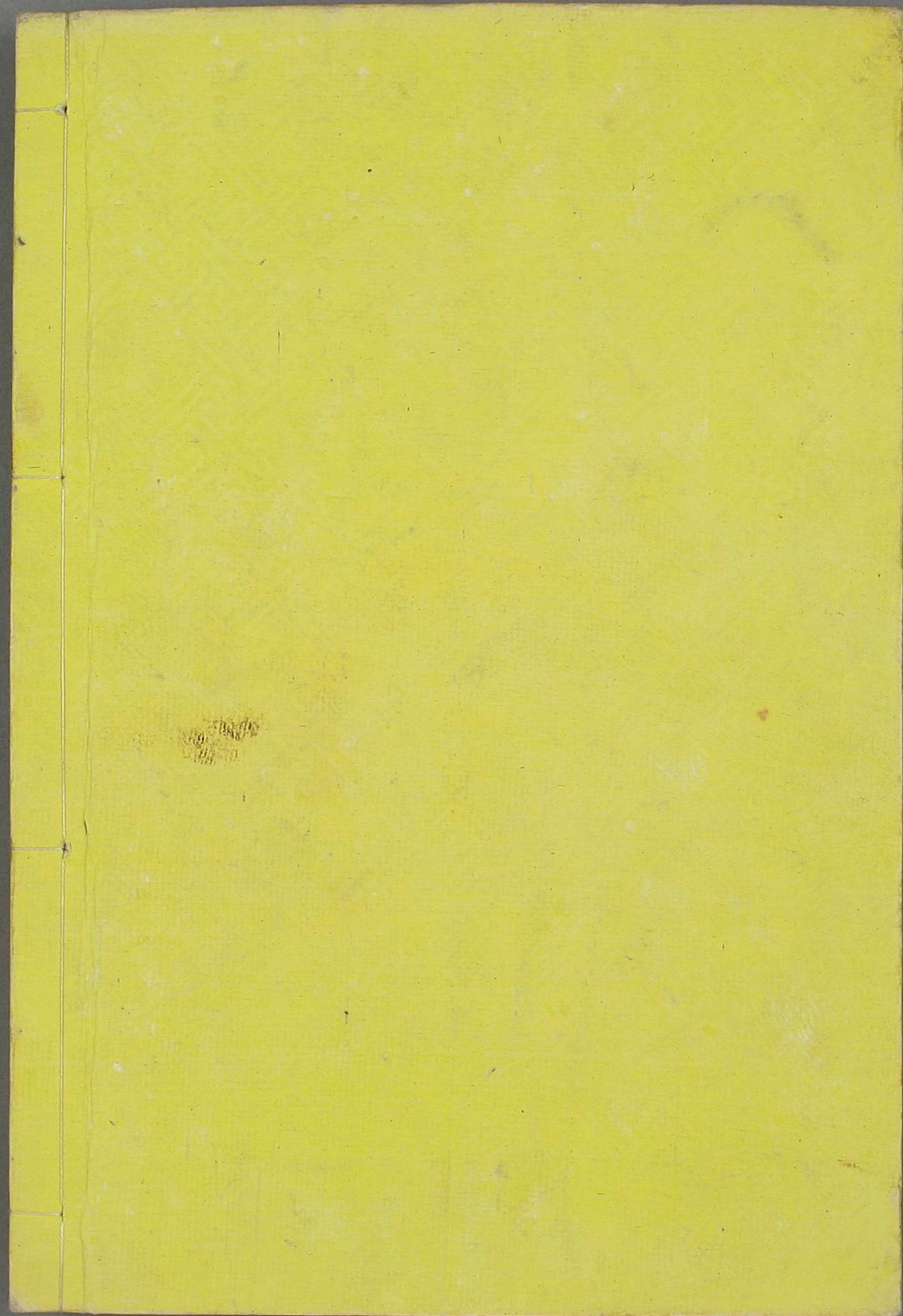
明治七年十二月刻成

京橋銀坐三丁目

發行書林 山城屋政吉

010190532114

48-13759



紀元二千五百四十四年十二月刊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